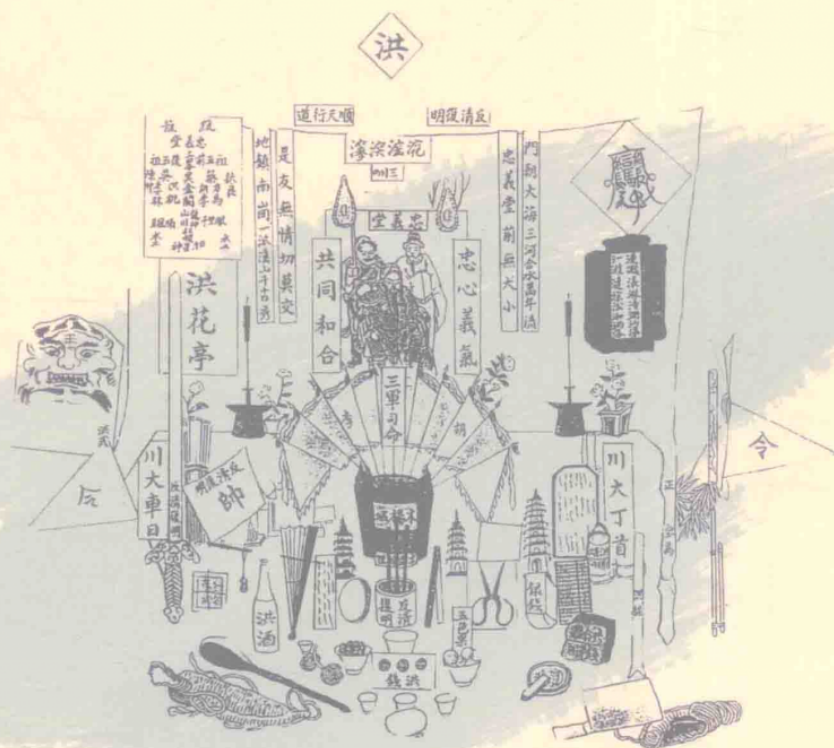


ZHONGGUO JINDAI
MIMI SHEHUI YANJIU

中国近代 秘密社会研究

邵雍 等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为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项目系列成果之一

ZHONGGUO JINDAI
MIMI SHEHUI YANJIU

中国近代 秘密社会研究

邵雍 等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秘密社会研究/邵雍等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458-1138-4

I. ①中… II. ①邵… III. ①帮会-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D693.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9976 号

责任编辑 曹勇庆
封面设计 汪 昊
技术编辑 吴 放

中国近代秘密社会研究

邵 雍 等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1 字数 300,000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138-4/D·47

定价 58.00 元

目 录

一、秘密会党研究

闽南小刀会在台湾的斗争	3
论胡林翼与会党	11
论左宗棠治理湘军哥老会	17
论端方与江苏会党	27
法国政府文件中孙中山与秘密会社的关系	37
孙中山与黄三德的交往	55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青帮名士的阶层分析 ——以《近代家里知闻录》为中心	58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帮会的调查和利用	70
近代帮会与资产阶级政党互动浅析 ——以洪门为例	76

二、绿林研究

论丁日昌治理江苏匪患	91
论张之洞治理两广匪患	99
浅析光绪年间端方对江苏匪患的治理	110
《申报》视野下的白狼匪患	122
孙美瑶绿林集团与帮会的关系	131
近代中国土匪之微观成因初探	141
民国时期匪灾对河南农村地权分配的影响	151
金日成与东北绿林的交往	162
解放初期苏南地区的剿匪斗争	166

解放初期川东地区的土匪与剿匪斗争	176
------------------	-----

三、会道门研究

论太平天国后期扬州的两杯茶教及其起义	189
端方与会道门	200
民国时期东北会道门研究	206
万国道德会在东北地区的传播	222
论王凤仪的思想	232
论段正元“男女正位”思想	240
重建道德：《道德专刊》关于道德重整运动的讨论	250
万国道德会在台湾的传播	258
宗教哲学研究社在兰州的传教活动	266
武汉一贯道略论	277

四、理论及著述评价

文化视野中的秘密社会研究	287
会党小说与晚清秘密社会	
——以姚民哀《四海群龙记》为例	299
史学主体与史料之间	
——读《张仁奎传》有感	309
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研究的新进展	313

后 记	333
-----	-----

一、秘密会党研究

闽南小刀会在台湾的斗争^①

邵 雍

1853年爆发的闽南小刀会起义是鸦片战争后会党在通商五口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是近代会党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近年来史学界在闽南小刀会起义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对小刀会在台湾的斗争却鲜有提及。本文拟着重介绍这一方面的史实，并提出一些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前辈和同行。

1853年5月，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鼓舞下，闽南小刀会在福建海澄起义。短短六天之内，起义军接连攻占了石码、漳州、龙溪、长泰、厦门、同安、安溪等府、县、厅城，反清斗争的浪潮迅速席卷了闽南大地。为了巩固和扩大战果，闽南小刀会在克复厦门后立即作出了在台湾开辟新战场的决策，打击清政府在福建的反动统治。由于刚刚在厦门立足和主观力量的限制，当时的决策只能是：第一，发动台湾会党起事响应，第二，伺机从海路进取台湾。这一年，闽南小刀会就是按照这个预定计划在台湾展开斗争的。

闽南小刀会于攻克厦门的第二天即5月19日，就“分遣数千人前赴泉州及台湾地方，预期与各该处属于小刀会的居民会合行动”^②。从清史档案材料看，当时在台湾胜利登陆并出色完成任务的小刀会会员只有吴阿班一人，他

① 原载《台湾研究集刊》1986年第4期。

② John Back house to S.G., Bonham, No31.May 25.1853.See F.O.228/155Rart I, 引自黄家谟：《英人与厦门小刀会事件》，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第331页。

在5月间“混入商船水手”抵台后，立即与台湾凤山会党头领吴青建立了联系^①，然后会同吴青策动林恭，林恭又与台湾、嘉义两县的会党领袖杨汶爱、张佑等互通声气。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台湾会党起义就在西海岸分南（凤山县）、中（台湾县）、北（嘉义县）三路迅速爆发了。

6月初，林恭于凤山阿里港首先树旗发难。4日，他率众砍破竹围，一举攻克凤山县城，打死县令王廷翰、典史张树春等文武员弁数十人，捣毁衙署、科房、仓库、监狱。于是一面自称总元帅，下设元帅、军师、先锋、旗首等名目，命吴阿班为总先锋，一面派元帅林芳、股首吴青等人“密约中路股首杨汶爱等定期攻扑府城；又通信北路股首张佑等同时攻嘉义县城”^②。其时杨汶爱已率众在台湾县湾里衙、番薯寮举事，号召“兴汉灭满”，并于5日大败前来镇压的清军，击毙知县高鸿飞、外委谢奋扬等一百五十余人，至此遂与林恭起义军会合，于6月8、10、12日三次进攻台湾府城。北路会党在张佑领导下也随之崛起，连日包围嘉义县城。16日以后，清台湾镇总兵恒裕的兵营多次遭到各路起义军的袭击。起义军首领们穿戴黄色衣帽、红黄马褂，纵横驰骋，沿途发布告示，“假粤匪朱添德伪号，各处煽惑”。所到之处，参加的群众越来越多。进攻嘉义县城的北路军二三千人，合围台湾府城的南路、中路军在五六千以上，后来林恭、吴青在南路新园、为随等庄抗击清军时队伍更增至二万五千之众。他们南北联结，宛如狂飙突起，使得清台湾当局一时手足无措，“日夜焦灼”，接连告急，惊呼“各处匪徒响应，分投攻击，兵力难以兼顾”^③，强烈震撼着清政府在台湾的腐朽统治。

在吴阿班渡台的同时，闽南小刀会还制定了直接进攻台湾的计划，曾与经常在台湾海峡活动的纪猫生相约，要他招集人众和船队，预定于8、9月间发动对台湾的袭击。后来包括纪猫生在时的五批人员却提前7、8月之交先后驶赴台湾了。其原因很可能是闽南小刀会得悉台湾会党起义在清军的残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以下简称《军录》）台湾道徐宗干奏折（咸丰三年七月初十日）。

② 《军录》调署台湾镇总兵邵连科奏折（咸丰四年八月初一日）。

③ 《军录》台湾镇总兵恒裕奏折（咸丰三年五月初十日）。

酷镇压下陷于逆境，前往救援的。原来自7月中旬以后，台湾会党起义军确实处在危急关头：7月12日清军在北路击败了围攻斗六门的起义军，同一天，清军还攻陷了凤山县城，林恭率南路起义军退走东港。在台湾中部战场上，清军亦于7月下旬渡过曾文溪，大败起义军，并开始在各海口实行清庄。面对这种形势，闽南小刀会当然不能坐视不救，但厦门保卫战这时正在紧张进行。小刀会船队的实力本来有限，因而五批援台人员加起来也为数不多，加上清朝台湾当局事先获悉情报，在沿海地区加强戒备，“拨派水师，同各厅县丁勇加意防捕”^①，此次进援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五批援台小刀会众分别在台湾西海岸东港、鹿港以及附近海面上被清军查获。至8月中旬为止，至少有四十余名小刀会会员被俘，船只亦多被击毁。

然而闽南小刀会并没有因此放弃支援台湾会党的努力。鉴于海上作战缺乏依托，困难很多，决定改计先占澎湖，以此作为据点和跳板，进而接应台湾会党。8月中旬后，小刀会复派出一批船队，携带炮械，驶赴澎湖洋面，与清军水艇发生遭遇战。小刀会船只开炮迎击，因寡不敌众，在海战中损失多船，林略等三十余人被俘^②，占领澎湖的计划受挫。不久，蔡辛等另一批小刀会众二十四人又在台湾鹿港一带海面被获^③。而这时从凤山到嘉义的会党起义已基本上被镇压下去了。

台湾西海岸的反清斗争刚刚进入低潮，东北角噶玛兰厅的烽烟又起，小刀会成员吴松、余立在这里又策动了一次新的会党起义。1853年8月，吴松、余立二人在闽南战斗中被清军击散，“由偏僻小港偷渡来台，逃至林隆家内”，与噶玛兰厅的会党首领吴磋等人会面。他们共同“起意结党”，决定邀集“由番界小路绕至兰属火炭坑等处潜匿”的西海岸各路起义军余部，分头发动群众，“在梅洲庄空庙会齐，饮酒立誓”，起事反清。9月16日起义军伏击由通判董正官带领前来镇压的清军，击毙董正官等多人。伏击告捷后吴磋自任总元帅，吴松、余立和林隆、林汶英、吴森等为军师，于次日上午一度攻入厅城，捣毁衙署仓库，纵放监狱人犯。因清军反扑，旋即退出，转移

① 《军录》台湾道徐宗干奏折（咸丰三年七月初十日）。

② 参见《军录》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王懿德奏折（咸丰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③ 参见《军录》台湾道徐宗干奏折（咸丰三年七月初九日）。

至厅城附近与清军坚持战斗。吴松、余立两人不但直接推动和促进由噶玛兰厅会党起义，而且参加进攻厅城等战役，最后在战斗中被俘牺牲^①。他们和吴阿班一样，其功均不可没。这次起义后来一直延续到1854年3月下旬才基本结束。

二

1853年9月以后，闽南小刀会倾其全力在厦门投入反封锁、反围剿的斗争，无暇再顾及台湾。11月11日黎明，起义军在补给断绝的情况下被迫撤出厦门，大多数的小刀会战士在首领黄位率领下乘船转移。他们先在福建晋江、惠安一带海面活动，“累劫米船”^②。旋于1854年2月进袭漳州、漳浦，在那里重整了船队^③。由于福建沿海清军水师密集，实力远在小刀会船队之上，为保存有生力量，黄位决定避实击虚，放弃北上攻打乍浦联合上海小刀会的计划，挥师东进，从而开始了1854年以后在台湾的斗争。

6月初，黄位率船队驶抵台湾洋面。在香山港附近的海战中，小刀会战士不顾敌军“枪炮联络环攻”，奋勇“回炮拒敌”，结果有一只小刀会战船被击坏并被清军牵获^④。7月2日，小刀会集中十三艘帆船，共一千人的兵力强攻鸡笼，未能得手，撤向外洋^⑤，在庚仔寮洋面与清军署理参将李朝安带领的船队相遇。小刀会战士抛掷的火罐，击中敌方一船，引起该船火药舱爆炸，船上清军全部丧命。这次海战共进行了八小时之久，最后双方撤出战斗。7、8月间，小刀会船队出现于“界近生番，地僻而险”的苏澳一带，在夜色的掩护下“潜行登岸”，张贴告示，因清军防范甚严，小刀会在苏澳未能立足^⑥。但所有这些挫折都没有动摇小刀会在台湾登陆的决心，经过一个时期的准备，9月16日，十八艘小刀会船只在当地乌舨船的接应下，从苏澳沿

① 《军录》调署台湾镇总兵邵连科等奏折（咸丰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② （清）沈储：《舌击编》卷二，页二十九。

③ [日]佐佐木正哉：《咸丰三年厦门小刀会叛乱》，转引自《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

④⑥ 《军录》台湾镇总兵邵连科等奏折（咸丰七年九月初四日）。

⑤ Consul Parkes to Bowring No78. Amoy July 31. 1854, 《清代西人见闻录》，第203页。

海攻入鸡笼口内，和噶玛兰厅的起义群众一起打下了鸡笼^①。小刀会首领在鸡笼“商议分作水陆两股”，由黄位和吴齐分任水路和陆路元帅。起义军张贴告示，发动群众，壮大队伍，补充军需，“于鸡笼之南，添筑石围，安炮固守”，计划以鸡笼为根据地，南下噶玛兰厅，西征艋甲、浅水，占据整个台湾岛北部。在此期间，黄位的船队还袭击了支持清军水师的海澄县武举程康成的船队，缴获船只三艘。这时黄位信心十足，准备平定全台后再回师厦门。1854年10月7日他在给英国驻厦门领事的信中宣称：“一经平定台湾，拟组织攻击厦门船队，现预先发出警告，当我船队出现在厦门时，贵国船只聚集于水路一方，应远离清军水师”^②，这显示了小刀会高昂的斗志和不容外国侵略者武装干涉的严正立场。然而这一计划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因此是不能实现的。10月28日，清军副将曾玉明、署同知丁日建纠集重兵分五路向鸡笼以南的狮球岭小刀会阵地猛扑，起义军凭借石围等有利地形，“抵死抗拒”，打死打伤清方兵丁壮勇二十余人。清军复“由海埔涉水杀入”，前后夹击，小刀会守军寡不敌众，损失约四百人，陆路元帅吴齐等三十二人被俘，鸡笼失守。30日敌人对停泊在鸡笼口内的小刀会船队发起进攻，小刀会两船被敌“用小舟暗装引火之物”焚毁，四船被牵获，其余被迫转移至嘉义县属下湖洋面，其中一部分在澎湖花猫外洋冲破清军水师拦截，突围成功；另一部分则在凤山县属东港外洋，下湖洋面和澎湖等处，在敌军的追击、围攻下覆没^③。

1854年下半年小刀会船队在台湾进行反清斗争时比较注重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无论在大船罕到的苏澳，还是在山海交错的鸡笼，起义军都张贴布告，争取当地人民的支持。9月小刀会一举攻占鸡笼，是与当地乌舨船的接应和噶玛兰厅群众的协同作战分不开的。据清方奏报，为清军俘获的“被卷入会”^④的台湾民众就有179名，实际上加入小刀会战斗行列的当远远超过此

① John Back house to S.G., Bonham, No31.May 25.1853. See F.O.228/155Rart I, 引自黄家谟《英人与厦门小刀会事件》，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第331页。并参见 Consul Parkes to Bowring No78.Amoy.22, November 1854,《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页。

② 《清代西人见闻录》，第215页。

③ 《军录》台湾镇总兵邵连科等奏折（咸丰七年九月初四日）。

④ 《军录》台湾镇总兵邵连科等奏折附片清单（咸丰七年九月初四日）。

数。他们或“作为内应”，或“随同拒敌官兵”^①，为小刀会在台湾的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受到小刀会首领的信任，不少人被封为军师、先锋和旗首^②，但当时台湾西海岸和东北部噶玛兰的会党起义刚被镇压下去不久，台湾人民的反清斗争总的来说处在低潮，这就使小刀会在发动群众壮大队伍方面受到制约，终因寡不敌众，撤出台湾。

此后，小刀会船队返驶广东澄海等地，在南澳及香港九龙附近海面活动，1858年春又去台湾，再次攻打鸡笼^③。进攻失败后，小刀会船队不复见诸记载，其首领黄位据说流亡安南^④。

三

闽南小刀会在台湾的斗争，是闽南小刀会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闽南小刀会直接促成了1853年的台湾会党大起义，在那里开辟新的反清战场，给予被太平军和各地反清起义打得焦头烂额的清朝统治者又一次新的打击。台湾官员在各路会党起义爆发后叠次具禀闽浙总督、福建巡抚：“请派曾历戎行之大员，挑选精兵，迅速渡台会剿，并请添拨军需葺十万两，以备支应。”^⑤但福建地方政府早已在闽南小刀会、福建红钱会等起义军的打击下疲于奔命，自顾不暇。在得知台湾会党起义的确信之前，兼署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王懿德就曾奏请清朝当局调广东、江西、浙江三省官兵七千名援闽，并要求于上次请拨之四十万两外“再拨银三十万”，以救燃眉之急^⑥，后来面对台湾的斗争烽火，更是日坐愁城，无法对付。直至同年9月12日，兼署闽浙总督、福州将军有凤仍在声称：“现在内地之上下游首伙各犯均未能就获，……各路均以兵力单薄为词，纷纷禀请添调。在内地之兵已属不敷调遣，焉能调赴台湾。”^⑦至于被太平军打得狼狈不堪的清政府在接到福建地方

① 《军录》台湾镇总兵邵连科等奏折（咸丰七年九月初四日）。

② 《军录》台湾镇总兵邵连科等奏折附片清单（咸丰七年九月初四日）。

③ 参见《淡水厅志》卷七，页四十四至四十五。

④ 参见〔美〕休士：《小刀会叛乱》（英文版）。

⑤ 《军录》台湾镇总兵恒裕奏折（咸丰三年五月初十日）。

⑥ 《军录》兼署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王懿德奏折（咸丰三年五月初九日）。

⑦ 《军录》兼署闽浙总督福州将军有凤奏折（咸丰三年八月初十日）。

要员接二连三的调兵请饷奏折以后同样捉襟见肘，一筹莫展。8月20日咸丰帝于无可奈何之中，只得根据御史陈庆镛提出的关于镇压台湾会党起义的建议行事，指示督抚即“以本地之捐项，作本地之军需，以本地之义勇，捕本地之盗贼”^①。同时收回原先令台湾道徐宗幹内渡围攻闽南小刀会的成命，责成他留台与台湾镇总兵恒裕合力“剿办”。因此，1853年闽南小刀会在台湾的斗争对于牵制清军的力量，鼓舞正在厦门等地浴血奋战的战士们的斗志都起了良好的作用。而1854年黄位船队进攻台湾，一度占领鸡笼，客观上又是对仍在福建坚持斗争的林俊起义军的有力支援。

闽南小刀会及时开辟台湾战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因为，第一，台湾和闽南有着十分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是闽南人民渡海谋生的重要场所，随着渡台人数的不断增加，“台民大半皆漳泉寄籍”^②，而且有不少是“无业可以资生”^③的下层劳动者。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群众条件。第二，由于台湾孤悬海外，天高皇帝远，吏治较全国其他地区更为腐败，清官方人士承认“各省吏治之坏，至闽而极，闽中吏治之坏，至台湾而极”^④。贪官污吏争相钻营去台的肥缺，到台后放手搜刮民众，肆意鱼肉百姓，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清朝统治十分不满，阶级矛盾相当尖锐。第三，会党势力遍布台湾各地，具有长期的反清斗争传统。天地会自乾隆四十八年（1783）从闽南传入台湾后很快在岛上生根、发展。仅仅数年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林爽文起义，清政府耗费了一千万两军费，调集七省军队，两易统帅，历时十四个月才把起义镇压下去。但事隔不久，乾隆五十九年在凤山又出现了以郑光彩为首的天地会系统的小刀会。嘉庆二年（1797）、三年台湾淡水港杨肇，嘉义徐章也分别进行了将天地会变名小刀会的活动^⑤。其中嘉义小刀会曾在陈锡余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进攻盐水港，它的反清活动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⑥。进入近代以后，彰化县的会党也在道咸之交举行过起义。总之，台湾天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上谕档，咸丰三年七月十六日《上谕》。

② 《军录》台湾镇总兵恒裕奏折（咸丰三年五月初十日）。

③ 姚莹：《上督抚请收养游民议状》（道光十八年），《东溟义后集》卷三，页五。

④ 徐宗干：《治台必告录》，《台湾省通志》卷九，台湾众文图书公司1971年版，第67页。

⑤ 参见《清史研究集》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12页。

⑥ 参见玉德等奏折（嘉庆七年二月十三日），转引自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台湾“故宫博物院”1981年版。

地会实力雄厚，活动频繁，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反清力量，所有这些都为闽南小刀会在台湾开展斗争提供了较好的条件。1853年6月起台湾会党起义的迅猛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闽南小刀会领导人对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认识不足，他们的战略重点始终放在以厦门为中心的闽南沿海地区，竭其全力保卫厦门（在厦门失守后则是收复厦门），因此在进攻台湾方面部署欠果断，兵力欠集中。他们没有乘胜夺取金门^①，尽可能地扫除渡台途中的障碍，从而使小刀会船队海上作战缺乏依托的弱点显得更加突出。如果说，闽南小刀会在台湾西海岸各路会党起义达到高潮时未能派兵支援是由于自身忙于厦门及其附近城镇的防守，兵力不济，迫不得已的话，那么，当1853年11月中旬以后噶玛兰厅的起义军仍在与清军对峙的关键时刻，已经从厦门撤至海上的小刀会主力未能及时赴台与当地起义军会合，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因此，尽管小刀会1854年大举进攻台湾时尽了主观上的最大努力，但由于台湾会党起义此时基本上已被镇压下去，黄位、吴齐在台发动群众、扩充武装的工作就不能不遇到极大的困难，从而无法打开反清斗争的新局面，这是令人可惜的。

① 参见《马巷厅志》附录下，页九十二至九十三。

论胡林翼与会党

庄 颖

会党是以虚拟的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异性结拜为形式，以互助共济为目的的秘密结社组织。晚清时期，会党势力接连起事，四出劫掠，乱象四起，扰乱地方治安。入会者几乎都沦为盗贼，烧香拜把，横行不法，是地方官员治理当地治安的一大顽疾。

胡林翼，字貺生，号润之，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并成为“中兴名臣”。道光二十六年（1846）以知府分发贵州，此后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与其他中兴名臣比较而言，对胡林翼的研究和关注相对不足，对其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其经世改革思想、吏治思想、人才思想和政治军事思想等方面^①，而关于其与会党的相关研究更为缺乏。本文试图以胡林翼为例，探讨其在担任知府时期会党势力起因、危害，并分析其治理会党的措施、成效和不足。

—

胡林翼在任职知府期间，所在地方会匪横行，聚众抢劫。“清江顾倅抄寄镇远朱甲翁及阁下所言天柱、黎平、开泰、清江匪徒情形通禀稿，稿内所言

① 目前关于胡林翼的研究著作主要有薛学共、吴晓斌的《胡林翼军事思想研究》，主要论述了胡林翼“以强兵而立国”的军事思想和陶海洋的《胡林翼与湘军》；学术论文主要有林曦的《论胡林翼的经世改革思想及实践》、陈超的《胡林翼人才思想研究——以胡林翼在湖北主政期间为视点》等。

匪徒结拜弟兄，聚集百十余人，掳劫村寨，持有火枪”^①。在黎平、古州、丙妹一带会匪更多，遍收盗匪。咸丰元年（1851）胡林翼在给乔用迁的书牒中也提到匪党结拜兄弟、烧香拜把的情形：“承密询会匪情形，苗民定未沾染，具见荅怀深虑，钦感莫名。卑府奉檄之始，在镇远一带，即预先访问，均言黎平会匪极多，古州、丙妹、永从尤盛。有言会匪之总头，收盗匪为爪牙者；有言会匪从湖南之宝庆、衡州而来者；有言古州等处商贾均系粤人，从广东而来者，且言实繁有徒，兵差一气。到任以后，细加访察，亦不能深得其情，惟获盗讯供时，偶有盗犯一名，于刑讯之际，口呼天柱王菩萨者，极堪骇怪。又盗匪之老冒、老三、一号、大五、大九、大六，为盗之渠魁。其匪徒编号，从大一至大十个，小一至小十，系湖南纸牌之字。察盗贼之名号供情，无不烧香拜把者，此则确有可据者也。”^②从“老冒”一词即可看出胡林翼的对手正是哥老会。

胡林翼在给翟诰的书牒中写道：“查乌沙为清江、台拱、八寨、丹江、都江、古州交界之地，万山丛错，八面瓴脱。雷公山为丹江、台拱交界之地，绵亘数百里”^③，这些地方被称为四不管，历来都难以治理。“下游之盗，以乌沙为最多，以革夷、台拱为最狡。然两处之盗，结会烧香，已历数次，其盗魁则龙老冒也。”^④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乌沙等地的会党的产生提供了外在的可能，会党势力的蔓延和横行无忌严重威胁了清朝在地方的统治秩序。

二

对于会党势力的蔓延以及所带来的危害，作为地方知府的胡林翼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就指出：“黎平会匪最多，盗魁有老冒，老三哥、大五、大六、大九等，均异常凶悍，遍收莠民，作为牙爪，横行不法，良儒受害。昨日接见本地士绅，慨谓三十年来，地方遭匪众蹂躏，暗无

① 《致魏将侯》，《胡林翼集·书牒》，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2页。

② 《致乔用迁》，《胡林翼集·书牒》，第32页。

③ 《致翟诰》，《胡林翼集·书牒》，第80页。

④ 《缉捕群盗启》，《胡林翼集·书牒》，第81页。